

## 我和朱自清先生夫人的忘年交

○周士渊（1970水利）

最近，我的新作——《人生，可以美得如此意外》将与广大读者谋面。但你也或许难以置信，实际我此生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甚至我写作所排成的第一个铅字，竟都与朱自清先生的夫人息息相关。

我和朱自清夫人陈竹隐的相识，实在是一种奇遇。

而细想起来，那已经是32年前的事了。

那32年前，也就是34岁时的我，是何模样呢？

告诉你吧，当年的我，曾是清华园败得几乎最惨的人。

我是1964年从上海宝山中学考入清华的。而我之所以报考清华，很大程度是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吸引了我这个江南水乡少年。

但不料，我清华毕业留校刚一年多后，就得了可怕的抑郁症；在1971年清华园一个漆黑的夏夜，我竟三次悬梁自尽未果，最后又竟将98%的浓硫酸倒进了自己年方25岁的年轻躯体……

医院的大夫们全力抢救了我，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但我再回到清华，就成了出了这种问题的重病号；在这以后的十年时间里，我先后住院了二三年、病休了四五年、身上开了三刀，几乎九死一生。

以上，就是32年前我最真实的境况。而在这样的境况下，我所学的专业当然几近荒废，那我的余生将如何在清华园度过



周士渊学长

呢？我仿如当年的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日夜在苦苦思索着我的余生之路。

而就在这不知多少个日夜的苦思冥想中，突然有一天，我眼前猛地闪出一丝光亮；这之后，这光亮竟越来越明，越来越亮，以至最终把我照得周身通透——

我要改行！我要弃工从文！我要下决心走文学创作之路！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所在。

因为这也是我唯一的价值所在。

我自知，如果我对这个社会尚存一点价值，那就是把我如此坎坷、曲折的经历用笔最真实地记录下来，背景是令人瞩目的清华园，是如此荒唐的十年浩劫。我想，也许我所记录下的，泪水多于欢乐，磨难多于顺畅，失败多于成功，但泪水、磨难和失败，对后人何尝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于是，作为一个清华的工科学生，作为一个在清华园已生活了十五六年的人，我下了最后的决心，从零开始，背水一战，决意要在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上辟出一条蹊径来。

而恰在此时，1981年，是我们清华校庆70周年，全校正在开展70周年校庆征文比赛。我想，我既然决定弃工从文，那何不借此机会作一尝试？

就这样，那些日我天天都在脑海里搜索与校庆征文相关的题材。

而也恰在此前不久，我真的在朱自清《荷塘月色》所描写的荷花池畔，巧遇、奇遇了朱老夫人。不仅如此，我们还成了忘年交，使当时病痛、孤寂中的我备感人间的温暖。

“啊，这是个多贴切的校庆征文题材啊！”有一天，我正在练气功，但练着练着，突然脑海里闪出这个亮点。尔后，我越想越觉得这题材之贴切：一来朱自清是清华历史上的名人，《荷塘月色》又是清华历史上的名篇；二来我正好在朱自清《荷塘月色》所描绘的荷花池畔巧遇了他的夫人，还得到了她许多难忘的教诲。

于是，怀着强烈的写作冲动，我一个从未握笔的工科学生，竟破天荒第一次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记述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感受。

而使我备感欣喜的是，我平生的第一篇习作，竟得了我们清华全校征文比赛一等奖（后来知道我的得奖票数还遥遥领先）；而更使我欣喜不已的是，当我大着胆子向当年的《文学青年》杂志投稿后，我那些稚拙的文字，竟平生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朋友，以上就是我此生第一篇习作的来龙去脉。而从此以后，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渐渐告别了痛苦，迷茫和抑郁，开始走上了一条充满欢乐、信心和希望的人生之路……

以下，便是三十多年前我那篇稚嫩的习作——《朱奶奶》。

朱奶奶

去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做了一套气功后，我在荷花池环绕的荒岛上，坐着休息。

清晨的阳光，从白杨树密密的枝叶中透过来，形成一道道粗细相间的光带，洒落在杂草与野花之上；轻纱似的薄雾从岛中升起，在道道光带间悠然飘游，微风拂过，送来缕缕清香。

我正陶醉在这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忽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踩着小径，蹒跚朝我走来。老人两鬓斑白，身材纤细，但脸色红润，目光慈祥。

原来，老太太也想学气功，可惜教授气功的地点太远，所以想就近请教，拜我为师。

我真窘极了——自己才学几天，怎能收徒弟？更何况“徒弟”又如此年迈？然而，看着老人那恳切的目光，我只能勉为其难了。

从那以后，我们这一老一少，天天出现在荒岛上。练功时，我尽力传授刚学的内容，老太太则一丝不苟，照学不误；休息间，老人历数往事，我却仿佛成了孩童，全神贯注地在一旁倾听。那时，我敬她为“老太太”，她称我为“周同志”。

一天，我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正听她讲着，忽然，一位同来练功的老大姐悄悄提

## □ 我与清华

醒我：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朱自清先生夫人！快八十了，你看，老太太多精神啊！”

“原来是朱自清先生夫人！”我听后大吃一惊。我没想到朱自清先生夫人还健在；也没想到老夫人那么平易近人，居然拜我为师；更没想到，我们相识之处，竟是少年时代那样牵我梦魂的“荷塘”。

是的，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曾在少年时代留下过多少美妙的记忆啊！——那静静的月光，那脉脉的流水，那远处高楼上渺茫歌声似的荷香，还有那刚出浴美人般醉人的荷花……此后，正是荷塘那特有的魅力，把我这个水乡少年引进了清华。而如今，我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还能与老夫人一起共赏，心里只觉得甜蜜，周身的病痛也为之一轻。

从那时起，我觉得再称呼她“老太太”，似乎不妥了。后来知道，清华园的大人孩子都敬称她为“朱奶奶”，我也就相随了。我自幼失去奶奶，从未得到过奶奶的抚爱，自和朱奶奶相识后，我仿佛也



1987年春，陈竹隐、朱闰生等在朱自清雕像旁

置身于年长亲人的近旁，备感温馨。

朱奶奶对周围的人，尤其对不幸的人，有着诚挚的爱和深切的同情。她知道我这许多年走了不少弯路，便告诉我，要多读书，多思考，善于从前人身上吸取力量；她还不止一次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来激励我，使贫病交加、不幸多难中的我增添了许多生活的勇气。

和朱奶奶接触多了，我也渐渐知道了她的身世。一次，我到她家，她送给我一张她们全家的照片。翻开相册，我看到了年轻时的朱奶奶。那时的她，身材窈窕，脸庞清秀，显得文静而儒雅。她原是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是齐白石的弟子，还是学校演昆曲的名角，连梅兰芳也观赏过她的演出。

然而，生活的风霜雨雪，无情地摧白了她的两鬓。解放前夕，朱先生贫病交加，突然离她而去。极度的悲痛，使她几乎失去控制。当时，她才四十多岁，既要工作，又要护家，真是含辛茹苦。解放后，在她悉心培养下，几个儿女相继大学毕业。但因工作需要，一个个都各奔东西，劳燕纷飞。

朱奶奶近年自感体力日衰，似乎来日无多。但自从学了气功以后，她似乎重新燃起了希望。她每天在忙中要抽出一二个小时，坚持练功；冬天外面太冷，她就在屋内，一步一步，照样刻苦练习；有一次，为了不误听著名气功家郭

林老师的讲课和查功，她一大早冒雪从城里亲戚家赶回，还转了好几次车。

在新气功学习班结业典礼上，老人怀着兴奋的心情，作了典型发言。那天，我坐在下面，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老人，多么像我在西山养病时见过的那棵千年古杏：世代的浩劫，风雨的侵袭，使它的躯干虽已伤痕累累；然而，历尽千年，它却依旧是那样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不久前一天，我正在屋中看书，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我愣住了——是朱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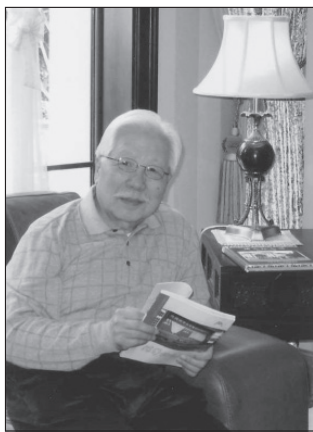
老人拄着拐杖，喘着气，从公寓到明斋，走了几里地，又上三楼。她一是来看望，二是来送我两样补品，说是对我身体有益，执意叫我收下。

送老人走后，我凝视着那两样补品，热泪盈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不是一份普通的礼物，而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给一个在十年浩劫中身心备受摧残的年轻人留下的一颗最慈爱的心啊！

刹时，我心里一热，眼前一亮，一个美好的感觉倏地从我胸中升起——我也有奶奶了，而且是一位那样可敬可爱的奶奶！

## 一个甲子的心境与历程

○钟世欣(1957机械)



钟世欣学长

2012年是我入学的60年。一个甲子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对于人生可是一漫长的历程。从1952—1957在清华园里的学海生涯，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五年。它奠定了我的一生！

### 幼年立志投考清华

1935年我出生于广东梅县（现梅州）一个山村。十岁时在家中藏书室发现一个国立清华大学的小旗，父亲告知那是叔叔在读书时赴南京请愿用过的，当年二哥在西南联大念书。从那年起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以便能考入清华，将来做个科学家或工程师，报效国家。1952年在省立金山中学毕业后，赴汕头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考。拿到报名表格，才知道清华已不设物理系和数学系，只有工科院系。而机械系在清华招生排名中列为首位。当时的认识：要强国就要发展重工业，而机械工业是重工业的心脏。于是把清华的机械系作为报考的第一志愿。当年整个汕头考区